

在漢奸治下的冀東

報告文學

聶寧

登上從東四牌樓向「冀東」開行的汽車，我心頭在幻想着五年後別的家鄉：穀子收割了，螃蟹在吃着高粱的穗子，漸漸肥起來，可以給持熬對酒的雅士點綴節令了罷？蘆運河的晚照中一定充盈了柔美的櫓聲與鮮菓的香味。

但是，現在呢，這肥沃的土地，豐美的山河，却有人在那兒出賣了！

鄰座一位穿藍腳西裝的高麗人完全被我的幻想給遣送意識界去。到朝陽門要檢驗時，我從裏面擠出來，預備受我們自己官廳的第一次也即第末次的檢查，那位鄰居的腿伸得很遠的，他不願因我走出車外而稍微屈曲一下，就用着命令式的口吻說：

「你的不要下去了，不要緊，——沒關係！」

我仍然沈默着下了車，受了搜索，車上僅剩了一個人，他用鄙夷的眼光注視着中國警察，又瞅一下我。

我又在擁擠中登上車。

「你的到那裏去？」

「X縣。」

「什麼村？」

我遲疑了半日，覺得犯不上怕他：

「XX莊！」

「你的是學生？」

「唔！」

「凌XX，認識的？」

「不認識！」

我心頭起着說不出的厭煩與忿恨，凌XX，不是在大學預科會教我們英文的那個劍橋畢業生嗎？現在却當着「冀東政府」的英文顧問，並且完全蟠據了我的中學時代的母校，一個月也拿着六百塊的薪水了！

通縣，這充滿了異樣氣氛的地方，回想起我曾在這裏讀過六年書的校舍，在當過一回「大XX憲兵司令部」之後又變成蒙養漢奸的策源地，心裏真黯然了！我不相信在這裏向「殷長官」照像敬禮的青年們心頭都是舒齊的，因為世界上確有強奸意志這回事。車子經過母校門前，我懸吊着那兩棵參天的老槐和我曾住過一年以上的臨街宿舍。

在顛播和惡心中到達了邦均鎮（那鄰座却要到縣城去。）弟弟套了驢車來接我，五年不見他了，更高些，更黑些，更沉默些；我在他的面孔上看見一切農夫所遭過的苦難，這不到二十歲的人，竟老得像三十開外的了。

「家裏正割穀，棒子（玉蜀黍）也要收拾了，不是你來，爸爸那肯叫套車出門！」

我心頭浮起五十多歲禿了頭頂的一位老人來，他也會當過小學校長哩，因為革命了，就自動讓賢。近來一樣在家裏拿鋤動鏟，使他這永沒勞動過的肢體暴曬在初秋的颯陽中，他又當着沒人肯當的村長，不時要應付着所

謂「浪人」多少次從死的惡運上滑過去，我想起我在外面流浪了五年，仍然得回到他的撫養之下，不免深深內愧起來。

過了一條小河，離家還有二里路，我的心開始快惱起來，我怕，我怕一進莊門時所遇見的每一個人，我該向他們說什麼好呢，當福全伯伯向我親視地大笑三聲之後，他那「哈哈」的面孔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呀！

車終於走進柴門，我老遠就看見滿天場拍穀穗的女人，母親在那兒監視着，前面那個小孩，該是我還沒看見過的三弟吧？

「媽您好！」

「阿祿！你來啦！我跟你爸爸正念道呢，怎麼這咱晚還不看，怎麼瘦成這樣？你吃飯了嗎？叫張嫂給你煮碗掛麵吧，啊——劉三嫂，你插完那二十穀再叫老四給你搬二十吧！他一面張羅着，我的眼有些濕濕的，不知爲什麼，大約是因爲看見她白頭髮更多了嗎？」

「小老，這是你大哥，你不是天天念道他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爸爸呢？」我問。

「在家呢，快去吧！我再料理料理這場真的活計。」

我走進那老舊的門，爸爸已是從屋裏走出來了，他再沒有從先那樣豐腴的面孔了，背也更駝了。

「爸爸！」我隨他走進屋裏。

歡喜堆滿在他的臉上，他細細地問我的身體，問我這一年來的生活，爲什麼家信那麼少，問着永沒見過面的孩子，問着我的女人，她爲什麼不同回來。

我心亂得很，這大約是熱情與愧怍的交織罷，正胡亂的回答着，母親也

進來了，他說麵已煮好了，問我吃不吃，我立刻說：「吃罷！吃完好說話。」於是我就嘆魯嘆魯地吃起麵來，爸爸只是笑迷迷在一邊望着。

「近來我們這廂怎麼樣呢？比先前呢？」我邊擦嘴邊問。

「噯！這從何處講起？反正是「不舒」心罷了。春天個你大妹夫死了，你知道吧？（他眼紅了，母親也在擦淚。）那孩子自來出息就有限，獨股獨份的日子，却不好好幹。下倉鎮剛有白面房子，他就鬧上纏勒。你大妹妹勸也不聽，到底皆因這上面得了病，臨死那天，抽了二十塊錢的還不管事，死了，也倒省心，就一樣，連個後也沒留下；我沒說，我的命，唉，養兒女一場，供你們念書的呢，如今是羽毛豐滿，遠走高飛喇，莊裏誰不笑話我？姑娘呢，又鬧得這般下場……」

他快嗚咽着了！

「一事不了一事，你老叔，抽，扎，都鬧過了，下錐子也扎不了他的地，一窩八口的一點糧沒有，整天攪我。可好，前幾天在白面房子讓人家捉去了，判了三年半徒刑。高麗人敞開着賣白面，抽了倒要判徒刑，明擺着是敲有錢的竹槓嗎？可是我們那有錢？又分家另過了，我沒法子，你老孀子又哭哭啼啼的，進了兩趟城，花了四十塊錢，在裏頭算是不大受罪喇。你老孀子也搬到娘家去啦，這裏贖了個空房殼兒……」

「就這白面一項，就算亡了中國了，下倉那麼點小鎮一天也銷上二百塊錢的，城裡近來才不叫明着賣了。高麗人一集一來，十塊以內不用問，不賣，那趁不起個千把塊錢才算！公安局改了什麼警務局，××人當教練，敢惹嗎？不明着賣就面子了。」

弟弟進來了，說：「哥哥來了，報戶口去。」

「唔——你看，這不是嗎？來個客，也得跑八里地到縣渠村分局報戶口，三天一查，兩天一問，噯呀！你知道不？民團也不許辦了，鎗都登記了，保董，團總

什麼的通取消了，全歸警務局管了，——將來還不是歸××管——」

「像劉綬那樣惡霸保董，取消也罷！——真是，說是劉綬的家給刺了，這也算德行啊！——我說。」

「別提了，那小子勾着××人，在家開了兵工廠，供給土匪槍枝，放閻王眼，去年年底，儘用紅契押現錢的，三十兒那天就是三十五份，五分六分到太加，全是兩月的限期，到時候不給，封門！你家整個搬出去。八里莊有一家還不了錢，他騎車來了，指着一個孤孀兒媳說：『這他媽不是錢，你賣不了我給你賣！』不管怎麼，把那女人領走了，賣了五十塊錢還了他的賬。吉祥莊的黃金子，有名的潮貨，也叫他給霸佔，咱們村仇點頭因爭那娘們，也叫他給打死了。打喜峯口那年，他一個人幹了三條人命，誰敢惹，儘車差費他吃着百十多份，一天一個人兩塊錢，他可一個子兒也不給人家趕車賣命的，翼莊的翼正跟他要錢，二拇指頭一動給揍死了，全縣攤了六十多萬，誰知道那錢怎麼花的？幸而地方上人看着太不過了，才要求戰區保安隊剿他，嚇儘來往賬目就有十幾萬的數目，現洋起出了幾麻袋，大小槍二百多枝。——」

我心裡大大的畫了個驚嘆號。

「可是也難說，到底沒捉住他，跑天津去了，前幾天坐汽車帶了兩個××人同來了，聽說是索還查封的東西，還不曉得什麼樣哩！」

「你歇歇吧，說了這麼半天啦！」

「我倒不累呀，你坐了一天車了，輪船去吧，明兒到四奶奶那院去，去，別提他們了，你六爺的事知道不？」

「我聽說了，本來年青青的家婦留在家裏幹什麼？」

「瞧你們這年青的人就這麼說話！」他又有些激動了。「柳河屯那小子是什麼東西，都是你四奶奶沒出息，有個叫自己年青青的侄兒跟自個兒

的媳婦兒黑夜白日在一起膩的？夏天一說鼓兒詞就說到半夜三更，什麼事到底讓他把個媳婦兒拐跑了，嚶！聽說那小子一天得抽五塊錢白面，如今你六爺也受罪了！」

我一點也不疲乏了，精神好像打了一針嗎啡，我聯想到廿二年春天，家鄉在昂奮的鬥爭中的種種慘劇來。

「爸，聽說二十二年廿九軍退後，我們這兒很遭了點蹂躪的。」

「嚶！那個年頭呀！咱們村就不知道來了幾次高麗棒子，是真是假，有誰鬧得清。我當着這份兒村長就算倒了楣了，天天找，天天得應酬他們，好了呢，給個六七十的，滾了，碰見那些混賬東西，給錢不算，還得饒上幾個嘴巴。看見女人嘻皮笑臉，總算沒出什麼大簋子，阿彌陀佛。像你外祖家，正在大道上，離草橋河二十里地，那兒就挖了戰壕，飛機給炸個亂七八糟。你二舅事後來這兒說，××兵到了，什麼都好說——吃，喝住，就這個姦淫可是叫人沒法受！那事簡直就沒法兒說了，老李家，就是那個開雞毛店的他們，一家老幼全逃了，只剩下老太太七十歲了，捨不的家沒有走，××人找不着年青的，把老太太頂了缸，生讓他們給收拾死了，你說這還叫世界！還有，李子亨，你們的同學呀，他大哥在家看家，××兵非跟他要女人不可，沒有，就打；後來，看見一個小夥計，長的白淨點，給拉到一間空房裏，嚶，往下就不提啦，出來了，還伸着大拇指跟那孩子說：『你的好！』『你的好！』呢。過不久，××兵都知道了。一擁來了二十多個，這個也要，那個也要，把個小夥計蹂躪得不成樣子，李子亨他哥看勢頭不好，一溜煙跑了，等事過回來，家裏連坑席都讓本地流氓掃空了，那小夥計也失了踪，他娘還非得要人不可，直到如今，官司還是懸着案，李子亨押了有多半年了！——事情多呢，說也說不完，你先睡吧，明兒再說，再，你可得從小學去看柳老師，人家儘念道你。」

「大哥來了？大哥好哇，你可瘦多了！」這是三妹見我第一句帶親愛而又驚訝的話。她已竟長得那樣高，在小學三年級了。這時才從外面跑了來，說是學堂剛放學，因為明天就放秋假了，跟同學多玩了一會兒，所以晚了。我見她背着破爛的書包，引起我的好奇心來，順手一掏，拿出一冊「常識課本」，一眼看到封面上印着：

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教育廳編：新訂小學常識教科書」

我不禁翻起這本書來，這是多麼可怕的一棵毒草啊，在講「滿洲建國」那一課上，公然寫着「東三省人民爲求民族自決而起建國運動，果於×年九月十八日在友邦援助之下成功了，這個國家，在友邦支撐之下，是不難繁榮起來的」……

沒有什麼話說，我眼中充滿了悲痛與忿怒的火，三妹兩隻小眼睛好奇地望着我那兩顆大淚滴，許久，我只得說：「睡吧，明天我再和你玩兒。」

一夜的噩夢。

第二天九點鐘我才起來，別人都到田裏去了吧？但我分明聽見東院廂房有說話的聲音，我蹣手蹣腳走到那兒，細聽了一會，才分辨出是父親和在村公所服務了七八年的趙老頭的音聲：

「少大先生回來了？」

「唔！」

「今天分局來人了，我正往莊北去，碰上了，問他，說是要到您這兒來，傳見一位剛從上頭下來的；我一想，定是少大先生了，怕是有什麼事，先把他安置公所了，您看看，有什麼要緊嗎？」

「你沒問他誰要見？」

「有誰呢？左不過上邊的命令；他說昨兒晚上縣裏忽然下命令要這個

人也不知道他們消息怎麼那樣快連，我還不知道哩。」

我心頭浮起那位同車的××人來。

「你怎麼跟他說的？」

「我說：你老兄是自己人，這點小事總要關照的，您既來了，自然有辦法。可是我沒聽見村長家裏從上頭下來甚麼人，也許傳訛罷，也許有人跟村長過不去，栽贓你老兄聖明，這事要看活着點才是，我先給您看看村長在不在。」

「唔——這事怕麻煩，你先跟他通融通融吧，就說根本沒這麼回事。先給他拿十塊錢去。」

「——我心裏震動起來。」

爸爸跟踉蹌蹌跑出來，一看我在，用手一揮，我只得跟在後面。他顧不得說什麼，從櫃抽屜裏，顛抖地數出十塊錢，跑出去了，我看見那裏面大約還剩了十幾塊錢的光景……

總算過去了，沒有什麼下文。

「阿祿！你看怎麼好，叫我也拿不定主意了……要不，這兒還有十塊錢，你先拿着走罷，嘍，什麼年月你娘好容易把你帶來了！一定是你在道上露了什麼不受聽的話了吧？前兩天慶軒回家，就差點給傳了去，只要去了，一交××顧問，那就不用想好了……我看，你還是別坐汽車，騎驢吧！只是，以後多來信！可別亂闖禍啦！」憂鬱了一整天，晚上他終於這樣和我講了。

我只有流着淚。

這樣，第三天，星星還在天上，弟弟和我，在爸爸媽媽的抽噎聲中又離開了家鄉，我還聽得見父親蒼老的聲音：

「來信！」